

## ■ 书评

## 行走的情怀

□方雪梅

四月多雨，春气蚀骨。坐在一团浓绿的春里，读起刘起伦的散文随笔集《行走的姿势》，思绪就像随了春风，起伏不已。在我看来，这本厚厚的集子，是一个军旅汉子坚定的骨骼里横生的柔情；是他在人生路上，用文字留下的脚印。他的行走，与山河有关，与乡愁有关，更与思想有关。

作为老朋友，我读过他不少诗歌，常常被其极具穿透力的句子打动，也常常惊叹他细腻的文字感觉和精准独到的词句中深邃的美学考量。最让我折服的是，他心里总有不绝的创作激情，几乎随时随地就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这对于一个有着几十年写作经历的作者而言，实在太可贵了。如今，我从这本《行走的姿势》中，再一次感受到了他写作气质的多重性和旺盛的创作势头，其文字半径，从诗歌的疆域拓展到散文随笔的领地，且同样既有金属质地，又有河山妖娆与月色般柔软。

他行走，将沿途的风景和盘托出：边地的风光、成长中的点滴、家乡的人事、战友的情谊、诗人们的趣事、校园的往昔……我的心也不由自主在其笔下的山河里驰骋：从吐鲁番的葡萄架下到石河子军人之城，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布尔津的五彩滩……达坂城的水果、博格达峰的白雪、准格尔的野马、恰库图尔的美食，这沿途的风物人情，都在他的笔录中得以鲜活呈现。

脚步丈量大地，他的思想维度也更趋宽广。在他的文字里，喀纳斯湖上的夜空，“星星们近得就像从怀抱喀纳斯湖的群山那些树上长出来的果子，仿佛伸手可摘……每一颗星与另一颗星都相隔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距离，它们都有着自己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他从自然景观，生发出对生命的感悟：“而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相对而言，连流星划过夜空的一刹那都算不上，困囿于某些事，并因此烦恼、愤懑，似乎有些可笑了。”看到被人用绳子拴住双脚的鹰，他感慨：“一只失去王者之风的鹰，一个囚徒；一个道具。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鹰。我看见了它眼里痛苦的眼神。它看得见蓝天，却永远失去了蓝天！这让我又联想到里尔克那首著名的诗作《豹》，以及牛汉的诗《华南虎》。”在湖边的原始森林前，他记下这样的感受：“那些隐于时间深处的树木，尊重生死轮回的法则，在岁月刻蚀之下，一些老树倒在在了地上，而它的身旁却有更多的新树挺拔着身躯……”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起伦具有极其



敏锐的洞察力，其笔下对寻常景物的书写，常常“小处见大端”，从中可见人文、社会以及时代的发展，亦见其思想的光芒。

在他笔下，故土也好，边地也好，都是一方水土、四面风物的投影。他从老家祁东那个叫白地市的小镇和八庄门的村子出发，开始了他上大学、入军营的人生行旅，又在诗中深情地转身，回望那里的一切。故乡是他内心的图腾，也是他所有梦想的地理背景。白地市镇，那条老日的文化街上，有关老娘、同学录民、祥明、云生们，有关后院里的枣树、羊角棘与钓竿竹、露天电影，有关他少年时莫名其妙的自卑、怅然与豪迈，有关1981年高考决战的日日夜夜、他于火山欲裂割草以及他父母双亲的身影。当然，还有他情窦初开的忐忑与羞涩……这点点滴滴的萦怀往事，都清晰得像电影胶片，在这本书稿里放映出来；也像祁东天空的雨夜，径直滴到读者的心里。我惊讶，一个人要有怎样深厚的情感，才能将故土上琐碎的一切刻录在心底，并且在几十年后还纤毫不忘？

刘起伦的写作是丰泽的，也是骨感的。除了边地旅痕，故土旧事，这本书里，人声喧闹处，愈加生动有趣；那些在诗文里呼天啸地的文友，那些精神敞亮学识驳杂的师长，在酒杯前亦有纵横捭阖的气象，不再是“老村沽酒烦愁”，而

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诗文美酒间，见天宽地阔，情谊厚实。

集子的后几辑文字，多为散文诗短章，笔触干脆，处处隐现哲思之火。包括对人生的思考，对个人情感、社会现实、生活状况、以及精神层面的敏锐关注和细腻捕捉，读来有如阳光落在手心，能掂出激情与理性的重量。

一个作家，从文学的自发转入到文学的自觉，必须经历时间霜色的浸润。他的文字背后，是故园质朴的乡土，是钢铸的军营，前者给了他朴实、真诚，后者淬炼了他执著行事的坚毅品性。而广泛阅读，将里尔克、米沃什、博尔赫斯、罗杰·加洛蒂等国外大家带入了他的视野，让他的文字因为汲取了丰富养分而变得血肉饱满、更具张力。在我看来，刘起伦的散文随笔写作与诗歌写作，是互相渗透的，其发散性思维、奔放的想象力与理性、从容、严谨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强的穿透力。我喜欢这部作品叙事能力的强大和叙事语言的多变，有时平实、亲切，充满烟火气息；有时精致、机巧，充满诗性。最让我欣赏的，是他善于从生活的积淀中，捕捉日常生活场景的各种细节，所写文字生动鲜活，有很强的在场感。当然，叙事的节制与语言的凝练，亦是值得进一步把控的。

回想20多年前，一个飞雪漫天的上午，我与起伦初次见面。风华正茂的他，一身戎装，帅气逼人地卷着门外风雪的清寒，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同行的是他所在军校的另外两位作者。这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深刻得仿佛被锉刀刻在记忆的板块上：他高而瘦，长相俊朗，脸上挂着干净的笑容，甚至还带着一丝腼腆。齐于言词的他，安静地听我们几位谈诗论文，偶尔回答几句，眼睛却闪烁着明快的光芒。他递给我一沓稿子，有诗歌，也有散文诗。稿纸上的字迹写得工整端庄，仿佛列队的士兵。细读他的文字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职业感觉：这个作者极具文学潜质！后来，他果真干了不少给我的副刊版和其他报纸添砖加瓦的事。

扑面而来的岁月，改变了许多东西，文学的篝火，却一直在他心野燃烧。20多年前，我读到了他最初的文学梦想；今天，我看到了他在文学原野挥斥方遒的姿势，仿佛挽弓射日之壮士。这部《行走的姿势》，就是他人生行走，思想行走，文学行走的铿锵脚步，是他的生命。

《行走的姿势》，刘起伦，线装书局2018年1月出版



## 独立意志在群体中的生灭

□王慧婷

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思想的合集必定大于独立见解，所以当人们进行决策时，群体的意见总是胜过个人的提议，从而有了一个约定俗成：少数服从多数。在以这类思想主导的社会里，独立意志在意识到群体的问题后，到底应该选择服从还是奋起反抗，是一个难解的命题。网络作家天下尘埃在她的小说花语系列之四《浣紫袂》中以甘紫来这一人物形象对该问题做出诠释：独立意志在理性判断群体意志的基础上，应努力克服环境对象的阻力，实现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从而最大可能获取自由、实现人生价值。

天下尘埃以写古典言情为小说人熟知，然而在她的笔下，爱情并非全部，主角的个人奋斗之路更是小说的一大看点。《浣紫袂》讲述的是原知府小姐甘紫来因家中变故沦为官妓，却不惧命运、勇于抗争，最终实现理想、废除官妓制度的故事。小说以紫来的奋斗线为主，爱情线为辅，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众多形象。读者在主角甘紫来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独立意志从萌芽到结果的过程。沦为官妓是紫来自我意识觉醒的契机，虽贱且辱，但她从未放弃改变自己的生活，为过上尊贵的日子不断努力。在自我规划的过程中，她见证了以桐月和善卿为代表的官妓生活，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也逐渐明白，官妓痛苦的根源在于绵延上千年的官妓制度，这时，废除官妓制度的念想在她的心底萌芽，其独立意志已渐渐成型。当她为实现理想还是优先给自己寻一个好归宿摇摆不定时，姐姐蓝溪儿的惨死和母亲的辞世坚定了她的追求理想的信念，废除官妓制度、为天下官妓谋出路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在这时，坚不可摧的独立意志最终形成。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谈到群体对独立意志的消极作用：“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被群体所同化。”可见，群体意志中能生出清晰的自我认知已属不易，若想把这份理性长久地延续下去，并将思想实践化，更需要强大的韧性和自制

力。在《浣紫袂》一书中，甘紫来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紫来虽为古代人，身上却带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色彩。她精于算计，步步为营，以超高的智商和情商对阵秋煜王爷和兰夫人等人；她能把握大局，权衡利弊，凭借精湛的演技诱导对手，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她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坚韧有加。在醉春楼中，她隐藏实力，以浣衣女的身份等待时机；在善卿的雅园里，竭尽所能地扩充知识、提升修养，为将来创造更好的内在条件；在王府，她与王爷斗智斗勇，挑拨兰夫人，争取机会入宫献策；在皇宫里，她以太后为切入点设法赢得支持，使得废除官妓制度的理想得以实现。除此之外，甘紫来身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对理想的热诚之心。罗曼·罗兰曾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而紫来是“认清实现理想的艰险之后依然坚守理想”。一路上，她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可谓是毁灭性的，计划一再失败，权威的压制令她窒息，可她硬是在夹缝中抗争，凭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最终借助外力废除了官妓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对独立意志的影响并不直接显现，而是以精妙的伪装隐藏在各种显性因素下。公共舆论、普遍意志、社会心理等都是群体对独立意志的干涉，它们通过话语形式体现社会的共同信念，表达主流意识的理想诉求。在紫来生活的社会里，男性主导社会话语权，女性沦为附属品和玩物，无从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阶级权力的极度分化、政府官员的阳奉阴违使得底层失去抗争的途径与勇气，从而形成了苟活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独立意志尚且不易，若要坚守更是难上加难。紫来是其中的个例，更多人物或是如蓝溪儿一般逆来顺受，或是如袁妈妈一般历经风霜后选择明哲保身。

《浣紫袂》描写了桐月、花灵等众多官妓的悲惨命运，其中的每个人可能都曾产生过废除官妓制度的念想，可在社会现状的压制下，她们被迫

从潜意识里否定自我，把自己桎梏于卑贱的地位，失去冲破困局的勇气，最终被社会群体同化，再无追求理想的可能。而紫来与她们不同，她不信命运，有独立的思想，坚持人定胜天，尽管面对众人的嘲讽与对其目的及动机纯洁性的质疑，她依旧坚守自我，不被外界环境干扰，凭借超人的智慧和不懈的抗争实现理想，废除了官妓制度。

个体与群体的对抗从来就不是容易的，这既由人数决定，也有思想的因素，单有智慧、谋略、环境适应性等是远远不够的，个体对独立意志的坚守，即内因极为重要，紫来正是因为这点才能从众多平庸女性中脱颖而出，为自己、为天下女子解脱桎梏，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浣紫袂》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紫来在争取太后支持时不幸被太后识破身份，太后本人讨厌官妓，且认为紫来心怀不轨，怒极之下杖罚紫来。紫来在忍受身体巨大的疼痛之下，咬牙背诵奏折内容，一遍又一遍，直到失去意识还在喃喃。这份舍弃生死也要完成理想的信念是紫来与普罗大众最大的不同，也是独立意志得以战胜群体的关键因素。

古往今来，为实现理想、捍卫真理而牺牲自我的人数不胜数，他们虽然肉体被毁灭，可独立意志依然存在，通过口述、文字等方式代代流传，永不熄灭。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被群体意志所同化，放弃自我意识去附和大众，有些人不但没有独立意志，还喜欢用大众意识去绑架他人，对他人的理想嗤之以鼻，自认为成熟持重，实际已被群体所毁灭，混然众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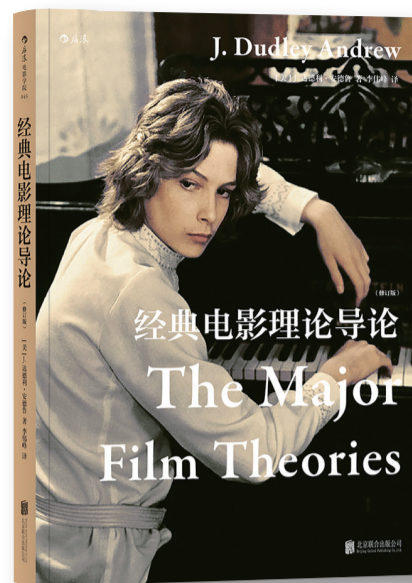
以作家为例，如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不少文学创作者都投入了网络的洪流中。不少网络文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获得点击量、赚取看客的打赏，都迷失了自我，甘愿成为大数据时代的点缀。《浣紫袂》无疑是网络作品中一股清流，天下尘埃也是坚持独立意志的作家典范，她坚持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不向世俗低头，正像《浣紫袂》中的紫来一样，坚守自我，决不妥协。天下尘埃曾在采访中谈道，在她塑造的那么多人物里，最喜欢的就是紫来，因为紫来象征着自爱和坚守。《浣紫袂》的由来，本意指清洗紫色的衣服，暗喻着洗去一身风尘，还本洁净。“人的高洁不在地位和权势，而在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放弃。”她没有放弃自己的底线，坚守一个文学人的责任，就像她在文章中所言，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文学的意义在于给予读者精神力量，让他们发现更高的人生，文学人则以传承人和叙述者的身份让文化得以继承，如果叙述者首先失去了独立意志，沦为名利的奴仆，那么普罗大众更无从寻找灵魂的栖息之地了。作家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体现，把握时代脉搏、促进社会进步正是作家的责任所在，坚守独立意志、做时代最清醒的人是作家最基本的素养。在给坚守者以赞美的同时，也期待天下尘埃保有这份独立，推出更好的作品。

##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经典电影理论论》,(美)J.达德利·安德鲁著,李伟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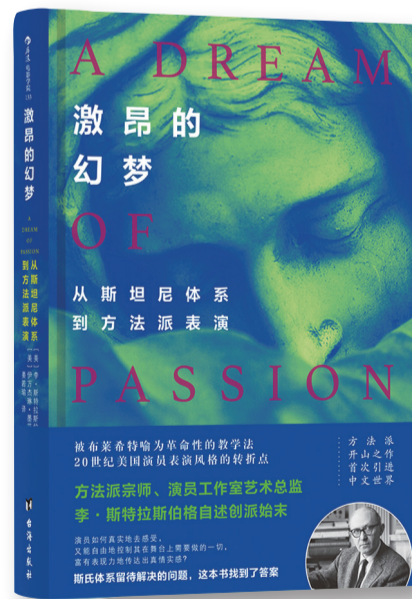


经过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短暂萧条之后，电影在中国社会文化圈里重新升温走热，并且一路持续至今。在当前城市地区的大众文娱消费项目中，电影蔚然已成大宗。但与此同时，对于影片的赏析、评价，却一直未能形成业界的行话和观众的反应密切关联、交相促进的局面。无论是公共舆论空间里流转的影评观点，还是观众观影后因人而异的即时感受，大多流于各执一端、任意随性的零散状态，禁不住琢磨，也不值得回味。究其原因，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专门知识，未能随着电影热的大规模扩展，而得到相应程度的社会化普及，或许是关键的一点。

类似的情形，在国外似乎也出现过。这本成书于1973-1975年间的《经典电影理论论》，据其作者回顾，是有感于当时电影理论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渐趋强势地转向现代和后现代的产物。正是这一转向，把此前累积起来的那些自觉与研究对象和整个社会保持着和谐、共鸣的电影理论推进了“经典”的库存。企图取而代之的电影理论新潮，则确立在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倾力凸显反人文的、巴洛克的或学院化的认知科学特色。但在作者看来，现代和后现代的电影理论，并非相对于经典电影理论的简单断裂。它们只是执意把经典电影理论当作了自己的垫脚石。贯穿在经典电影理论中的问题意识，不仅同样隐含在现代和后现代电影理论中，而且还超过了后者流行一时的年代，在今天依然焕发着活力。

基于以上所述，这本《经典电影理论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摆脱了归集史

《激昂的梦幻：从斯坦尼体系到方法派表演》,(美)李·斯特拉斯伯格著,姜若瑜译,台海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任何一部电影或一出戏剧的成功，都离不开演员个人表演技能的贡献。但越是到当代，演员在银幕和舞台上的地位，似乎就越容易被忽视。从艺术理论史的角度看，以演员为中心的明星制时代确实已成历史。把某一影片或戏剧直接称作某导演的作品，甚至把电影等同为技术和资本合谋的一项产业，把舞台演出完全等同为剧场运作的一种形式，这样的说法和做法也确实已在流行。然而尽管如此，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人的因素仍然是决定性的核心因素。

这本书的作者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 1901-1982),是上个世纪在探究表演艺术和发展表演理论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少数几位宗师之一。他所谓提倡和实践的表演方法与表演理论,被称为美国方法派。依照我们惯熟的知识谱系,可以说美国方法派是充分美国化了的

料,梳理文献的电影理论史套路。全书的重心和焦点,始终都落在了互为一体两面的这样一组问题之上:电影能在哪些方面、以哪些方式引发人们的理论思考,或者反过来说,针对电影本身历来形成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思维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英文书名The Major Film Theories里的major一词,“经典”之外,更有一层“专门”的含义:此处所谈的理论,皆属专门因电影而生、且专门为电影所用的理论。

全书共九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形式主义传统理论”,包括四章,通过分别阐释于果·明斯特伯格的《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鲁道夫·爱因汉姆的《电影作为艺术》、谢尔盖·爱森斯坦有关蒙太奇的方法和概念的论文,以及贝拉·巴拉兹集大成式的《电影美学》,对电影理论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和第一种思维范式,做了脉络分明的介绍。从最初着力于区分电影和戏剧,到后来从音乐、诗意和梦境融合的角度分析观影体验,最后集中到对于镜头剪辑的精细研究,与电影问题相关的四个基本范畴(素材、方法和技巧、形式和外观、目的和价值)的种种讨论,在191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一个50年内,步步纵深、逐渐丰富,终于提炼、定型成了一个能够对电影进行全面剖析和整体把握的形式主义理论系统。

书中第二部分“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两章所介绍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著作《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安德烈·巴赞的论文集《电影是什么?》,代表的是从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主潮的侧翼和背面潜滋暗长起来的写实主义一派的电影理论成果。同样问世于1950-1960年代之际,克拉考尔的著作直接把电影和忠实记录事物的摄影术等号的论断,对形式主义电影理论明显有些矫枉过正。而巴赞以他的系列论文,对包括克拉考尔的主张和爱森斯坦提出的蒙太奇学说在内的各派理论所作的整合和深化,相形之下,更具大师气派和划时代意义。对于巴赞电影理论思想的研究,恰属作者的学术专长,难怪介绍巴赞的第六章在全书各章篇幅最大,内容也最充实。

出现在第三部分“当代法国电影理论”的三章里的让·特里的《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克里斯蒂安·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阿梅代·艾弗利和亨利·阿杰尔的现象学电影研究论述,实际上也都问世于1960年代。之所以标称为“当代”,一是因为立足于作者著书当时,二也因为在作者的判断中,它们在互有差异的方向上,都表现着想把电影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主流传统与写实主义的辩证和突破,提升到更高层次,予以汰旧换新式的融汇、调和的共同愿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不过,这个转化过程绝不止是时空区位和人文背景上的挪移,更多的是理念和实践方式上的扩充和丰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里原有的表演即生活、角色深度体验等核心理念和基本方法,被继承下来。本来与此疏离以至悖反的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等人的非现实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和艺术认识,也收纳、综合了进来。

落实在演员的日常训练和艺术修养上,美国方法派所主张和实行的,就是对于演员身体、言语和精神多重行为精准深入的协调训练,进行目标清晰、针对性明确的反复训练,最终使演员对自己的身体姿态、心理动机和精神体验,能够得心应手地做出合乎真实感和依循想象力的整体调动。换句话说,方法派追求的是以演员内外协调的身心活动机制为中心和道具的一种表演效果。

作为毕生倾力于表演实践和演员培养的一位实干家,李·斯特拉斯伯格门生众多,玛丽莲·梦露、詹姆斯·迪恩、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保罗·纽曼、杰克·尼克森、达斯汀·霍夫曼、哈维·凯特尔、梅丽尔·斯特里普等巨星皆为其弟子,但纸本的著作甚少。这本《激昂的梦幻》可谓来之不易、硕果仅存。它原是那作者晚年带着盘点自己一生事业心得的郑重心情,精心累积起来的一份初名为《表演是什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方法派》的速稿。作者去世后,这份口述稿又经过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伊万杰琳·墨菲的修订、润色,才最终成书。

书中七篇专稿,既依时序对作者从事表演实践的各段经历,作了生动的回顾,同时也饱含着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理论总结。对有志做演员和有兴趣探究表演艺术的读者,这都是难得一遇且饶有趣味的一本书。